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德〕卡尔·曼海姆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知识社会学导论

〔德〕卡尔·曼海姆 著

李步楼 尚 伟 译
祁阿红 朱 泱



商務印書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德)曼海姆著;李步楼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ISBN 978-7-100-09817-5

I.①意… II.①曼…②李… III.①意识形态—研究
②乌托邦—研究 IV.①B022②D09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29877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知识社会学导论

[德] 卡尔·曼海姆 著

李步楼 尚伟 祁阿红 朱泱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9817-5

2014年7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4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3 1/4

定价: 33.00 元

Karl Mannheim
IDEOLOGY AND UTOPIA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

Harcourt, Brace & CO. ,1954
根据哈考特—布雷斯出版公司 1954 版译出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至1998年先后分八辑印行了名著三百四十种。现继续编印第九辑。到2000年底出版至三百七十七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00年6月

目 录

英译者序	1
前言	3
第一章 对问题的初步探讨	24
第一节 关于思想的社会学概念	24
第二节 当代的思想困境	29
第三节 现代认识论、心理学和社会学观点的起源	37
第四节 对集体无意识的控制是我们时代的一个问题	59
第二章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83
第一节 概念的界定	83
第二节 从历史的视角看意识形态概念	88
第三节 从特殊的意识形态概念到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	93
第四节 客观性和偏见	99
第五节 从意识形态理论到知识社会学的转变	105
第六节 非评价性的意识形态概念	114
第七节 从非评价性意识形态概念到评价性意识形态 概念的转变	119
第八节 在非评价性意识形态概念中蕴含的 本体论判断	121

第九节 虚假意识问题·····	125
第十节 通过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分析寻求实在·····	130
第三章 科学政治学前景——社会理论与政治实践的关系 ·····	142
第一节 为什么没有政治学科学·····	142
第二节 决定知识的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	151
第三节 对作为政治社会学问题的各种观点的综合·····	184
第四节 关于“知识分子”的社会学问题·····	191
第五节 政治知识的本质·····	203
第六节 政治知识的可传播性·····	211
第七节 三种知识社会学·····	226
第四章 乌托邦思想·····	234
第一节 乌托邦、意识形态及现实问题·····	234
第二节 愿望的实现与乌托邦思想·····	247
第三节 乌托邦思想的结构变化：它在现代的各个阶段·····	254
(一) 乌托邦思想的第一种形式：再洗礼教派放纵的千禧年主义 ·····	254
(二) 乌托邦思想的第二种形式：自由主义—人道主义思想·····	262
(三) 乌托邦思想的第三种形式：保守主义思想·····	273
(四) 乌托邦思想的第四种形式：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乌托邦思想 ·····	283
第四节 当前形势下的乌托邦·····	292
第五章 知识社会学·····	310
第一节 知识社会学的性质与范围·····	310

(一)知识社会学的定义和进一步划分	310
(二)知识社会学与意识形态理论	311
第二节 知识社会学的两个分支	312
(一)社会决定知识的理论	312
(二)知识社会学给认识论带来的结果	332
第三节 对传统认识论片面性的证明	337
(一)思维方式的自然科学取向	337
(二)真理标准与社会历史状况之间的关系	338
第四节 知识社会学的积极作用	339
第五节 知识社会学领域中历史社会学研究的技术问题	354
第六节 知识社会学史概览	357
参考书目	360
人名索引	384
主题索引	389

英译者序

xi

这本书汇集了曼海姆教授几种不同的著述。第二章至第四章代表了他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见 F. 柯亨出版社, 波恩 1929; 现为, 苏尔兹—布尔姆克出版社, 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第五章包括作者原发表于阿尔弗莱德·威尔坎特的《社会学袖珍字典》上的词条“知识社会学”(F. 安科出版社, 斯图加特, 1931)。第一章是为了特意向英国读者介绍本书而写的。

本书第二至第四章论述了知识社会学的几个中心问题, 并用实例说明了把这一新兴学科运用于新近和当代社会生活一些最重要时期的方法。最后一章力求简明扼要的阐述这一新学科的前景。

本书前四章在风格上明显不同于最后一章。前四章充分论述了各自的主题, 但由于最后一章原本是为一部百科全书撰写的条目, 所以只能是一种提纲挈领式的概述。

书后的分类参考书目列出了曼海姆教授在上述文章中引用的全部著作。此外本书译者在这个参考书目中还增加了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思想中与该主题有关、并有启发性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代表性著作。

尽管原著中的语言结构比较复杂, 但本书译者认为应尽可能

保留德语文本的结构。虽然有时为便于理解似乎做了一些必要的改动,但在译者还是做出了充分的努力,力求准确地表达作者的原意。

感谢密歇根大学的罗伯特·库利·安杰尔教授对第二章和第五章中几个章节的审读;感谢芝加哥大学的阿图尔·贝格霍尔兹先生审读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一至九节。还要感谢 E. 金斯贝格女士(牛津大学硕士)和简·麦克唐纳小姐(伦敦大学经济学学士)对译文编辑提供的帮助和宝贵建议。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为打印书稿提供了帮助。

路易斯·沃思

爱德华·A. 希尔斯

前 言

xiii

路易斯·沃思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德文原著是在一种以广泛争论为标志的极大的思想紧张的气氛中出现的，只是由于对所提出的问题寻求可靠的和切实的解决方法的那些思想家遭到流放或被迫沉默才使这场争论停息下来。从那时起，在德国导致自由魏玛共和国垮台的那种激烈冲突在世界各国，特别是在西欧和美国也不断出现。那些曾被认为只是德国作家们特别关注的思想问题，实际上已经席卷全世界。过去曾被看作是个别国家少数知识分子专门关注的问题，已经成为现代人的共同困惑的问题。

作为这种情况的反应，出现了一大批谈论西方文明的“终结”、“衰落”、“危机”、“衰亡”的论著。尽管这些标题传达了某种使人惊恐的警号，但是在大多数这类论著中找不到对造成我们社会和思想的混乱的基本因素和过程的分析。与这些论著的情况相反，曼海姆教授的著作显著的优点是对我们时代的社会潮流和局势从思想上、信念上和行为上做出了清醒的、批判性的学术分析。

曾经被认为是绝对的、普遍的、永恒的或对其含义一无所知而被接受的那些规范和真理，正在受到人们广泛的质疑，这似乎成了我们时代的特征。按照现代思想和研究，过去曾被当作理所当

然的事情，现在却被人们宣称为需要推敲和证明的。而证明的标准本身也成了争论的主题。我们看到，人们不仅普遍地不相信观念的有效性，而且也不相信那些断言这些观念的人的动机。由于在思想领域中每一个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而使这种情况变得日趋严重。在这一领域，人们企求的是个人名利的扩大而不是真理。曾经被认为是公正客观地追求真理的思想领域现在充满了生活的世俗化、社会对抗的尖锐化和个人竞争精神的突出。

这种变化无论怎样显得纷乱不宁，但也有其有益的影响。这些影响中值得一提的是一种更加彻底的自审趋势和更全面地认识到观念和情境之间相互联系的趋势。虽然说动摇我们的社会和思想秩序的一场大动荡会产生有益的影响看起来似乎是一个冷酷的幽默，但必须承认，社会科学面临的变化和纷乱的情景同时为富有成果的新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然而，这种新发展是建立在对困扰着社会思想的种种障碍进行充分认识的基础上的。这并不意味着自我澄清是如下面所指出的社会科学进一步向前发展的唯一条件，但它只是社会科学进一步发展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

—

当前，社会知识的进步即使没有瘫痪，但也受到阻碍，它受到两个基本因素的影响，一个是来自外部的影响，另一个是科学本身范围内的影响。一方面过去阻碍和延缓知识发展的力量仍然不足以说明社会知识的发展与它们看作是感兴趣的东西是相容的，另一方面，人们试图把科学工作的传统和整个研究手段从自然领域

搬到社会领域,这种尝试常常导致混乱、误解和徒劳无功。关于社会问题的科学思想至今已经发动了主要是反对不容异见的偏执和制度化的压制的斗争。这种科学思想一直在为确立自身而反对它的外部的敌人,教会、国家和宗族的权威利益。然而,在以往的几个世纪的历程中,反对这些外部力量的斗争,已经赢得的至少可称是局部的胜利,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容许不受限制的研究,甚至鼓励自由思想。在中世纪的神圣化的黑暗时期和现代的世俗权力统治兴起的短暂的间隙期中,西方世界做出许诺,实现一切时代启迪人们心灵的思想家们的期望,通过充分发挥理智作用,人类可以战胜自然的灾害和文化的堕落。然而,正如过去经常发生的那样,这种期望现在似乎正在遭受挫折。各国国民都公开并骄傲地投身于非理性的崇拜,甚至长期以来一直是自由和理性安身立命之地的盎格鲁-撒克逊世界,最近也一再地出现了^{xv}对知识分子的非法搜捕。

在西方思想发展过程中,对物质世界的知识追求在遭受神学迫害的艰辛岁月之后,终于使自然科学被承认拥有自身自主的领地。自16世纪以来,除了特殊的例外,神学教条主义从一个研究领域到另一个研究领域的退出,直到自然科学的权威得到普遍的承认。面对科学研究的前进运动,教会不断退让,并一再地调整它对教义的解释,从而使它们与科学发现之间的差异不致过于显著。

人们终于用过去只给予权威性的宗教宣言的那种崇敬态度来聆听科学的声音了。近几十年来,科学的理论结构经历了多次变革,赢得了追求科学真理的不可动摇的威望。尽管在过去的五年中偶尔有一些人叫嚷,科学对经济组织产生了扰乱性的效果,因而对科学的成果应当加以限制,但是,无论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研究如

何放慢了步伐,造成这种结果的更可能是由于对科学产品的经济需求有所减少,而不是为了稳定现存秩序而故意地试图阻止科学的进步。

自然科学对神学和形而上学的教条取得的胜利同社会生活的研究取得的进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经验的常规已经深深地侵入了古代人有关自然的教条,而古典的社会学说则表明它们本身不容易受到世俗的和经验精神的攻击的影响。这可能部分地是由于古代人关于社会事务的知识和理论表达远远地走在他们的物理学和生物学见解的前面。那时,证明新的自然科学实际效用的时机尚未到来,而对现存的社会学说还不能令人信服地证明其无效性。虽然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伦理学、美学、政治学和心理学在后来各个时期都被奉为权威的理论,而他关于天文学、物理学和生物学的观点却逐渐被当作古代迷信而抛弃。

直到18世纪初,政治和社会理论还一直受古代和中世纪哲学家精心制作的思想范畴所支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在神学的框架内运作的。社会科学中具有实际效用的那一部分主要是有关公共管理事务的。代表这一倾向的主要是财政学和政治运算学把自身局限于平凡的日常事务,很少涉及理论。结果,关注最受争议的问题的那一部分社会知识很难取得像经过一定发展的自然科学所取得的那种实际价值,而唯一使社会科学向前发展的那些社会思想家也不可能指望从教会和国家得到支持,而更加合乎传统规范的那一派却能从他们那里得到财政的和道义的支持。社会和政治理论越是变得世俗化,它把那些使现存政治秩序合法化的庄严神圣的神话消除得越是彻底,新兴的社会科学的地位就越是难以

稳固。

当代的日本在对待技术知识与社会知识持不同态度和产生的不同效果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例证。这个国家一旦对西方影响的潮流开放，它便热切地接受了西方的技术和方法。但是，对于外来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影响，日本甚至直到今天仍然抱着疑虑的态度并且不断地加以抵制。

日本对物理学和生物科学的成果热情地加以接纳，而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研究方面的发展则持小心谨慎和防范的态度，这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一方面的这些主题大部分仍然被日本归于“危险的思想”。日本当局把有关民主、宪政、皇权、社会主义以及其他一些主题的讨论看作是危险的，因为关于这些论题的知识可能会动摇神圣化了的信仰，削弱现存秩序的基础。 xvii

但是，我们不要以为这种情况是日本所特有的，而且我们还应当强调指出，许多在日本被称为“危险思想”的论题，直到最近也是西方社会的禁忌。甚至在今日，世界各国对那些被视为神圣和珍贵的制度和信念进行公开的、坦率的、“客观的”考察都要受到严格的限制。例如，即使在英国和美国，对有关共产主义的实况考察无论多么不带偏见，实际上也是不可能不冒着被打上共产主义者标记的危险的。

因此，在每一个社会都有一个“危险思想”的领域，这一点几乎是无可争辩的。虽然我们认识到，被视为危险的思想领域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代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总的说来，打上危险标记的论题都是那个社会或该社会的统治成员认为是至关重要的因而是神圣的东西，他们是不会容忍人们进行讨论来亵渎这些东西的。

但是人们难于认识到的一个事实是,即使没有官方审查,思想也是会引起混乱的,在某种条件下,是危险的并有破坏性的。因为思想是一种催化剂,它能够打乱常规,破坏习俗,瓦解信仰,引发怀疑。

社会科学论述的显著特点在于,社会科学的每一论断,无论它多么客观,都有许多超出科学本身界限的分支。关于社会领域“事实”的每一个论断都触及每一个人或集团的利益,一个人甚至不可能关注某些“事实”的存在而不引起某些人的反对,这些人在社会上存在的理由正是建立在对“事实”的情况做不同的解释上的。

二

xviii 围绕着这个问题的讨论传统上称之为科学的客观性问题。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语言中,所谓客观的就意味着公正、无偏好、无偏爱或偏见,在事实面前没有先入之见的价值或判断。这种观点是对旧的自然法则的概念的一种表述,按照这种自然法则,对自然事实的思考会自动地得出这些法则,不带有思考者行为准则的色彩。^① 在研究客观性问题上的自然法则方法消沉之后,这种不带个人色彩观察事实本身的方法又一度通过实证主义的流行而得到支持。19世纪的社会科学充满了要警惕受激情、政治利益、民族主义和阶级情感的歪曲影响,也充满了对自我净化的呼吁。

^① 这一思潮后来发展成为知识社会学,它构成了本书的主要论题。我们正是从它获得了如下见解:政治-伦理规范不仅不能来自对事实的直接思考,而且它们本身还对理解事实的方式产生规定性影响。参见索尔斯坦·维布伦、约翰·杜威、奥托·鲍尔和莫里斯·哈尔布沃克斯等人的著作。

的确，现代哲学和科学史，如果不是一种共同行动的话，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走向这种类型的客观性发展的趋势。可以设想，这种寻求客观性趋势，从否定性角度来看，包含消除带偏见的看法和不完善的推理寻求有效的知识，从肯定性角度来看，包含阐明批判性的自我意识观点，发展观察和分析问题的合理方法。乍看起来，在科学的逻辑和方法论方面的写作，其他国家的思想家似乎一直比英国人和美国人更积极，更活跃，但是，如果注意考察一下英语国家中一大批杰出思想家的著作，那么就会纠正这种看法。这些思想家一直在从事同样一些问题的研究，只是没有特别把它们标示为方法论罢了。关注在寻求有效知识过程中涉及的问题和困难，肯定构成了那一大批杰出思想家著作中不可忽视的部分，这些杰出思想家包括从洛克、休谟、边沁、米尔、斯宾塞到我们这个时代的著作家。我们并不总是认识到这种对认知过程的处理方法，是在认真地试图阐述知识社会学的认识论的逻辑学的和心理学的认识论的前提，因为这些前提并不是带有明确的标记，而且人们也没有特意地这样做。然而，只要科学活动是以有组织的和自觉的方式进行的，这些问题就总是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重视。事实上，在 J. S. 米尔的《逻辑体系》和希尔伯特·斯宾塞的出色的、但却受到很多人忽视的《社会学研究》这类著作中，客观的社会知识问题都得到直率而全面的论述。在斯宾塞之后的时期，由弗朗西斯·G. 高尔顿和卡尔·皮尔逊所代表的统计学技术取得支配地位，人们对社会知识客观性的兴趣有所转变。但是，在现今时期，这一兴趣又回复过来，回复的标志就是格雷姆·华莱士和约翰·A. 霍布逊等人的著作。